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註疏刪翼卷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謄録監生臣任兆炯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註疏刪翼卷十六

明　王志長　撰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註典則亦灋也逆迎也六典八灋八則冢宰所建以治百官大史又建焉以為王迎受其治也大史日官也春秋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

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

疏曰官曰御典歷數者也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是卿掌歷數帝王異世設官不同周雖以下大夫為之然建邦之六典猶處六卿之職

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註謂邦國官府都鄙以灋爭訟來正之者

王氏曰上之制下以有法也其書皆藏於大史而邦國官府都鄙有疑者則使之辨於大史而攷之不信

者是謂非法其刑之宜矣夫天子制法臣下守法是宜承式而行謹度而循苟辨而不信事理妄會是奮其機智將至於亂法矣然則攷其辨法所以伸其在下之情刑其不信所以杜其好辨之源也○莊渠魏氏曰建邦之六典與夫八法八則大宰掌之小宰司會貳之矣大史復掌之者蓋經世大法大宰執而行之至其為書以成一代制作大史執而藏之故大宰者道揆所出也大史者禮法所宗也且大史非治事

之官何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葢史官據事實錄漢郡國上計亦先送大史公也典法一定永為遵守其破法不信者與守法者爭是非則攷正於大史刑其不信者以正矯誣之罪焉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註約劑要盟之載辭及券書也貳猶副也藏瀍於約劑之書以為六官之副

王氏曰六官二字衍文

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註謂抵冒盟誓者辟灋者攷按讀其然否

王氏曰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蓋六官所藏約劑有登於司約而藏焉者大史又藏焉則以貳六官所藏及其所登者而參考之故也約劑所以輔信令又從而亂之則倍信而奸偽滋起啓其書而正之不信則奸偽可知刑之所取也司約不信者服墨刑大亂則殺亦以約其

罪之輕重也○某氏曰約劑亂謂違約抵飾及踰期寢閣之類辟開也開其所藏之法以攷則不信者罪無所逃矣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註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歷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春秋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

疏正歲年者謂造歷正歲年以閏則四時有次序依

歷授民以事故云以序事也一年之内有二十四氣
一月二氣皆朔氣在前中氣在後朔氣在晦則後月
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朔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
前月法中氣匝則為歲朔氣匝則為年假令十二月
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
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啓蟄中此中氣匝
此即是中數曰歲○浚儀王氏曰晉志曾者聖人擬
宸極以運璿璣揆天行而序景曜分辰野辨躔歷欽

農時興物利皆以繫順兩儀紀綱萬物然則觀象設卦扐閏成文歷數之源存於此也逮乎炎帝分八節以始農成黄帝紀三綱而闡書契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吕大撓造甲子隷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歷洎於少昊則鳳鳥司歷顓帝則南正司天陶唐則分命羲和虞舜則因循堯法及夏殷乘運周氏應期正朔既殊汤法斯異

〇又曰中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朔數三百五十四日漢歴志曰閏所以正中朔也或謂周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則謂之歳用建子則謂之年〇明齋王氏曰序事者若書云東作西成南訛朔易月令春而布德秋而明刑之類頒之於官府都鄙則王國之事叙矣又頒之於邦國使諸侯以每月朔告於祖廟而行之所以一正朔於天下也

頒告朔於邦國註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為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

疏按禮記玉藻諸侯皮弁聽朔於太祖太祖即祖廟也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朔視朔者人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之政令所從言之異耳○浚儀王氏曰釋例曰聖人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遷坐正位命羣吏

而聽大政攷其所行而决其煩疑○又曰唐會要閻丘濬等議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玉藻云聽朔周禮大宰正月之吉布政干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而鄭玄註云告其時帝及神配以文武此誤也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又曰張齊賢議按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告朔是知他月則天子告朔矣左氏以魯侯不告朔為棄時政則諸侯閏月亦告朔矣按禮論王珉范甯儀有

明堂每月告朔之禮崔靈恩義宗載天子視朔之服諸侯受朔於天子於祖廟告而受行之天子受朔於天宜於明堂告帝而配以祖考○又曰宋志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則重黎司天唐虞則羲官掌日三代因之世有日官日官司厯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於境內周室既衰戰國横騖告朔之羊廢而不紹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蟲之

不藏也是時天子不協時司歷不書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仲尼於春秋司歷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註門謂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位唯閏月無所居居於門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

疏正東之堂謂之青陽正南之堂謂之明堂正西之堂謂之總章正北之堂謂之玄堂每堂各有左右之

位月令謂之左右个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明堂以下皆然○劉氏曰明堂路寢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每月視朔聽政於其堂王居必隨日月之會也閏月無所會之次故居其月門之左扉○王氏曰先王歷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餘則歸之閏閏非一時之正也而四時不得則不正然歲時日月葢有常矣而置閏則無常王者體天

而立道於四時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

玄堂其居固有常矣至閏而居門以門者一闔一闢

之變而往來不窮之通也玉藻曰閏月闔門左扉居

其中然則王之居門也豈一朝一夕而已哉凡以應

天而已則不可以不終月終月者所以成其事也所

以見王者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也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註執事大小之屬與之者當視墨

疏占人云史占墨

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註協合也謂習錄所當共之事也

疏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羣執事與祭之官讀禮書而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共故也○王氏曰祭事則繁矣具載於禮書之文故讀禮書則按其文之所載而協其事之所當共以史主書故也○愚按祭祀之際禮備人衆茍贊泣趨蹌微有差忒則怨恫之禍貽之國家故聖人尤慎焉協者謂一堂之上

周旋進退先後疾徐衆耳一耳衆目一目衆手一手衆志一志而王乃可以中心無為致其精明對越之誠矣此先王所以祭則受福也歟

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註謂校呼之教其所當居之處或曰尊卑昭穆存乎書册故執而序次之

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註謂抵冒其職事

疏大史掌禮知行事得失故與人攷焉抵冒執事者誅之此謂與祭之人也

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註亦先習錄之也

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註將送也詔王告王以禮事

疏朝覲之時則有三享之禮幣謂璧帛之等

大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註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大史

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

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曰楚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

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大史主天道玄謂瞽即大師大

師瞽官之長

王氏曰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以聲而知天道也大史抱天時以書而知天道也○明齋王氏曰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及星辰變動軍衆用以行止者

大遷國抱灋以前註灋司空營國之灋也抱之以前當先王至知諸位處

王氏曰大史守國典法抱之先往恐有散亡且以為立國之基也

大喪執灋以涖勸防註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紼

遣之日讀誄註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

疏記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諸侯相誄非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註云以其無尊焉彼又引公羊傳制謚於南郊是王之謚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謚乃於遣之日讀之葬後則稱謚

凡喪事攷焉註為有得失

小喪賜謚註小喪卿大夫也

疏卿大夫將作謚之時其子請於君君親爲之制謚使大史將往賜之小史至遣之日往爲讀之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名也君曰昔者夫子修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是其事也按曲禮言謚曰類以其象聘問之禮見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小史不讀之以其諸侯自有史此直言小喪賜

之謚則三公諸侯亦在焉○明齋王氏曰既謚而必讀於柩者一則謂死者有知亦無後言質諸鬼神而無憾一則謂生時所行死而不可掩善者以勸惡者以戒使夫人之知愳也

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註舍讀曰釋鄭司農云中所以盛算也玄謂設算於中以待射時而取之中則釋之鄉射禮曰君國中射則皮竪中於郊則閭中於境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天子之中未聞

疏皮竪中者謂燕射禮在寢則以皮竪獸形爲中於郊謂大學之射於竟謂與隣國君射也大夫士各一中○集說王氏曰中形爲閭虎兕鹿之屬而鑿其背以盛算明善射多算則能勝物而制之以爲用也執其禮事以禮書皆掌於大史故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註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於魯觀書大史

氏

浚儀王氏曰孔安國書序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諷誦之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玄謂王有事所祭於其廟

王氏曰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代謂之世世之所出謂之繫奠繫世以知其本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凡此皆有書小史則定而辨之○明齋王氏曰

葉氏曰王制大史執簡記奉諱惡小史者大史之屬故詔忌諱與奉諱惡之職同葢以人君行事當知就善而避惡即吉而忌凶故王之忌諱莫如惡事之當諱忌亦如地官誦訓之掌道方志以詔避忌也若忌日者則出於孝子慈孫之心尚何待於小史之詔耶愚謂以古為鑒可明得失人君行事倘有不法以古者敗亡之事言之自知所警戒葉說良是若所謂諱者記稱周人以諱事神孟子亦有諱名之說鄭說亦

通但不當如後人之拘耳小史辨昭穆者以其詳於世繫詔忌諱者以其熟於典故也

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註讀禮灋者大史與羣執事史此小史也言讀禮法者小史叙俎簋以為節俎簋牲與黍稷以書次之校比之

疏謂大史讀禮法之時小史則叙昭穆及俎簋當依禮法之節校比之使不差錯也○王氏曰俎以盛牲簋以盛粢其先後有叙多寡有數

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註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謚為節事相成也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註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説説歲星與日常應大歲月建以見然則今歷大歲非此也歲日月辰星宿之位謂方面所在辨其敘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

訛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會天位者合此歲日月辰星宿五者以為時事之候若今歷日大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

疏十有二歲者歲謂大歲左行之地行於十二辰一歲移一辰也十有二月者謂斗柄月建一辰十二月而周也十有二辰者謂子丑寅卯等也十日者謂甲乙丙丁等也二十有八星者東方角亢等北方斗牛等為二十八星若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於其

星即名宿亦名辰亦名次亦名房云之位者總五者皆有位處也○又云大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為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為一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二年跳一辰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匝故也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服虔註春秋龍度天門是也云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者以歲星為陽人之所見大歲

為陰人所不覩故舉歲星以表太歲也○湊儀王氏曰唐志五星議歲星自商周訖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行浸急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姬氏出自靈威仰之精受木行正氣歲星主農祥后稷馮焉故周公常閱其機祥以觀善敗其始王也次於鶉火以達天黿其衰也淫於玄枵以害鳥帑○又曰三禮義宗云歲星者東方蒼龍之宿五星之首在天右行十二歲一周天大歲

者歲星之神法五行亦十二歲一周於地○王氏曰
敘事若析因夷隩其事各有先後之序天位謂星鳥
正仲春星火正仲夏星昴正仲秋星虛正仲冬之屬
其在天各有所居之位○明齋王氏曰聖人治天下
不過欽若昊天敬授人時而已故歲之所在可以伐
人太歲所在不可以犯此會合夫歲之位也平秩東
作南訛西成朔易此會合夫月之位也外事剛日内
事柔日協日刑殺之類此會合夫日之位也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註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春秋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之敘正矣

疏此經欲知人主政之得失所致觀日月之景以辨四時之敘若政教得所則四時之景依度依度則四時之敘得正矣必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以日者實

也欲於長短極時致之也月者闕也故於長短不極時致之也○又云按易緯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景如度者歲美人和否者歲悪人僞神讀如引言八引者樹杙於地四維四中引繩以正之故因名之曰引立表者先正方面於視日審矣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尺二寸則月食退尺二寸則日食注云晷進謂長於度日之行黃道外則晷長晷長者陰勝故水晷短於度者日之行入進黃道

內故晷短晷短者陽勝故旱○又云按通卦驗云夫八卦氣驗常不在望以入月八日不盡八日候諸卦氣注云入月八日不盡八日陰氣得正而平以此而言明致月景亦用此日矣若然春分日在婁其月上弦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圓於婁下弦東井故鄭氏并言月弦於牽牛東井不言圓望義可知也○王氏曰此皆以土圭立表以度其至否典瑞曰土圭以致四時日月者此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註志古文識識記也星謂五星辰日月所會五星有羸縮圜角日有薄食暈珥月有虧盈朓側匿之變七者右行列舍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

疏五星者天文志謂東方歲南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辰中央鎮星云五星有羸縮者天文志云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而前為羸退舍為縮羸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其將死國傾敗故曰天

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蝕朔月不蝕望云圖角者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摇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又云立春歲星王七十二日其色白有光角芒土王三月十八日其色黄而大立夏熒惑王七十二日色赤角黄土王六月十八日其色黄而大立秋太白王七十二日光芒無角土王九月十八日其色黄而大立冬辰星王七十二日其色白芒

角土王十二月十八日其色黄而大星當王相不芒角其邦強國取地大弱夫國亡土也云朓側匿之變者尚書五行傳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七者謂日月五星皆右行於天留伏順逆以見吉凶若然經有辰鄭氏直釋辰名不辭辰之禍福者但辰與二十八星隨天左行非所以見吉凶已見馮相氏而此言之者星辰是相將之物挾句而言故不釋為禍

福之事也○愚按天之變動不可以一例拘也或同象而異應或異象而同占稽之古昔不一而足此保章所謂觀天下之遷辨吉凶也雖然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不觀其遷則趨避滯矣不握其貞則趨避私矣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註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參為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之屬是也玄謂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中之封域於

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衞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為象

疏此經論北斗及二十八宿所主九州及諸國封域之妖祥所在之事故云以星土也云辨九州之地者據北斗而言云所封封域者據二十八宿而說云皆

有分星者總解九州及諸國也○又云先鄭所引皆據諸國而言故增成其義并解九州之土也後鄭云大界則曰九州者此解經九州之地按春秋緯文燿鉤云布度定記分州繫象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大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兖州青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南江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荆州屬衡星荆山西南至岷山

北嶇鳥鼠梁州屬開星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摇星此九州屬北斗星有七州有九但究青徐揚并屬二州故七星主九州也周之九州差之義亦可知按公羊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孛者何彗星也何休云孛彗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左氏申繻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如是彗孛一也言用客星者彗非位奔實而入他辰者也○一行曰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

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為周分則疆埸舛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雌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内北固漳鄴東分梁宋至於汝南韓據全鄭之地南盡頴川南陽西達虢畧距函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綿亘數州相錯如繡故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

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猶執漢書地理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易氏曰在諸侯謂之分星在九州謂之星土攷之傳記災祥所應多不誣者然亦有可疑焉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伶州鳩曰歲之所在我有周之分野蓋指鶉火為西周豐岐之地今乃以當洛陽之東周何也周平王以豐岐之地賜秦襄公而其分星乃謂之鶉首又何也如燕在北而配以東方之析木魯在東而配以西方之

降婁秦居西北而鶉首次於東南吳越居東南而星紀次於東北此皆稽之分野有不合者賈氏以古者受封之月歲星所在之辰以為分次則春秋戰國之諸侯以之占妖祥可也後世占分野而妖祥亦應豈皆古者受封之辰乎此堪輿之書雖足攷古而言郡國所入度則非古之法○春秋正義諸侯祭其分野之星在地之土各有上天之分見於傳記者云商主大火參為晉星云龍宋鄭之星則蒼龍之方有宋鄭

之分也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則朱鳥之方有周楚之分也四月日食魯衛惡之則春分之日在魯衛之分也歲在顓帝之虚姜任實守其地則於時歲星在齊薛之分也越得歲而吴伐之凶則於時歲星在吴越之分也晉語云實沈之虚晉人是居周語云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是有分野之言也以九州當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星紀在於東北吴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遥屬戌亥之

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聞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漁仲鄭氏曰古之星經至漢散亡保章氏分星不可攷今堪輿所載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鄭氏所引十二次之分本漢地理志大略見於左氏國語然漢賈逵班固蔡邕魏陳卓李淳風僧一行諸家之說大同小異而

一行之言十二次也唯以雲漢始終言之雲漢江河之氣也認江河脉絡於兩戒識斗羅升沈於四維下參以古漢郡國其於區處分野當所在如指諸掌蓋星有氣耳雲漢也北斗也五星也無非是氣也一行之學其深矣乎○蘇氏曰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星所主土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若不相配而其為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分野

在天亦居南也

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註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鄭司農云太歲所在歲星所居春秋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是也

王氏曰分星經星也故有所主之封域歲星緯星也異於分主則無常主矣占其所見之相有逆順盈縮

伏見進退之不同而妖祥著於天下矣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註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司農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黒為水黄為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故曰凡此五物以詔救政

王氏曰降其祲象使民知之事未至而使之備患未至而使之防先王所以仁民可謂厚矣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註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其道亡矣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別審矣

疏按攷異郵曰陽立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且變以陰合陽故八卦主八風距同各四十五日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風離為景風坤為涼風兌為閶闔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莫風○黄帝風經曰

調長祥和天之喜風也折揚奮勵天之怒風也○王氏王海云應廣莫而修刑則明庶而施惠待閶闔而藏庶物俟不周而謹邊備○王氏曰十有二風風之生於十二辰之位者也蓋八風本乎八卦傳曰舞以行八風謂此也四維之風兼於其月故艮為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為清明風而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為涼風而立秋亦曰涼風乾為不周風而立冬亦曰不周風故八風變而言之又謂十二風也風生於天

地之和氣以風察天地之和和則無事矣不和則命乖別之妖祥以告人而使知所備焉乖則異而不同別則離而不合乖別者不和之所致也然乖別在人而妖祥先見於風則人與天地相流通萬物一氣故也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註訪謀也見其象則當預為之備以詔王救其政且謀今年天時占相所宜次序其事

王氏曰日月星辰之變動也星土辨九州也十有二歲也五雲之物也十有二風也即所謂五物○介甫王氏曰詔以詔上訪以訪下救政凶荒𠂔别之政序事救政之事所當先後緩急○王氏曰夫惟天有以示人惟人有以奉天修其誠足以應其情正厥事足以格其變此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者也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

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註太宰既以詔王内史又居中貳之

劉氏曰聖人獨執以制天下治者八柄也太宰掌八柄以詔王馭羣臣者不敢擅其重輕也内史掌其法以詔王治者又以察其中否也夫八柄雖出於王又非太宰所敢擅也而内史猶以法令攷之者有失其中則弗書其命也期恊於中然後方策行焉盖周之所以獨永其治者設官執法内外相維以制其失而

惟中之求也雖貴為天子當有八柄亦不得作好作惡以遂其私而况其下者乎○介甫王氏曰太宰八柄之序先慶賞而後刑威於慶賞則先重而後輕於刑威則先輕而後重貴賞薄刑之意至於内史則慶賞刑威雜而不知其孰先主於守法而不預其道揆之意也○王氏曰謂之八柄之法則所掌者法而已謂之王之八柄則法當自王出故也

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註國灋六典

八灋八則

鄭氏曰令謂命令

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註敘六敘也納訪納謀於王也六敘六曰以敘聽其情

臨川王氏曰敘事事治先後也納納言於上訪訪事於下○雜說有事斯有法然先王不恃法以為便任已以為明也故必納訪於民而使內史受焉其有不便者革之損益必利於民然後可以治天下故先受

納訪然後詔王聽治也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註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王命內史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其文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受策以出

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註若今尚書入省事

疏諸侯有書奏白於王內史讀於王○愚按凡四方則羣臣庶民之復逆及肺石路鼓之所達者莫不在

具中矣內史親臣其廣王聰明如此上下之情有壅蔽不達者哉

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註贊為之為之辭也鄭司農云以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

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註副寫藏之

疏謂王有詔敕下頒則副寫藏之以待勘校也○愚按掌書王命特稱內史重王命也○葉氏曰八柄王之大權既有道揆大臣詔之外又有法守近臣詔之內

此王所以不得輕用其權而臣子不得擅竊其柄也

外史掌書外令註王令下畿外

某氏曰若徵守起軍旅也如後世賜璽書

掌四方之志註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

掌三皇五帝之書註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

疏按孝經緯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又世本作云蒼頡造文字蒼頡黃帝之史則文字起於黃帝

三皇之書葢有文字後仰錄三皇時事

掌達書名於四方註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

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

明齋王氏曰書名六書之法也達書名於四方使書

同文也〇王氏曰此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又安

有異政殊俗之患

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註書王令以授使者

王氏曰外史掌外令故也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註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

莊渠魏氏曰大治冢宰稟王命内史贊王小治冢宰自令之故御史贊冢宰凡令先以法察當否助冢宰罷行之如内史贊王王有過亦面折廷爭故常在王所與冢宰相隨

凡治者受灋令焉註為書寫其治之灋令來受則授之

劉氏曰凡曰治者皆出於治典而冢宰頒之邦國都

鄙者也故治六官則有六典治官府則有八法治都鄙則有八則馭羣吏則有八柄馭萬民則有八統任萬民則有九職斂財賦則有九賦節財用則有九式致國用則有九貢皆所以為治之本而出於大宰者也御史則以治令攷察其從違而糾繩之必如其法所以贊冡宰也○莊渠魏氏曰有司聽於冡宰法令具御史授於有司有司各受以從事事畢復冡宰御史因糾察其不如法者

掌贊書註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爲辭若今尚書作

誥文

莊渠魏氏曰鄭註尚書作誥文此内史職御史所贊

冡宰令書冩藏其副故用史百二十人

凡數從政者註自公卿以下至胥徒凡數及其見在空

缺者

介甫王氏曰若今御史掌班薄○明齋王氏曰凡從

政者則計數之葢人之才行不可以一途取故總計

其事而知其賢否因而糾舉之以進退人才也○莊渠魏氏曰御史職與冢宰内史常相通格王正厥事冢宰大臣之任也獻可替否内史近臣之任也繩愆糾謬御史小臣以之保氏諫王惡矣御史何以名爭臣保氏所諫王躬過失御史所爭朝廷是非因糾劾百司矣秦重法令人主自與法官决事疏遠丞相御史大夫遂與宰相分權有事御史大夫下相國丞相徒奉行文書○又云古者一於任人法以備參攷而

已贊書之辭唯舉體要後世任法而不任人上下以薄書從事煩碎無大體案牘勞形不復能清心致理今欲行王政何先曰省繁文以專委任○愚按魏氏以後世御史專主諫諍因歷疏其繩愆糾謬居於王所然考之經文未嘗一言及此蓋三代以前不設諫官書龍作納言然非後世諫臣之職也其弼直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兢兢與臣隣共相勉勗可謂至矣然更無崇司諫諍之事者古者瞽歌

工誦士傳言庶人謗無人不決其敢言之氣獻之於朝而天子亦莫不和顔色受之又何必區區專立一官裂麻觸陛以雄天子之虚懐也予冡宰六官兼總其權太重御史為天子近臣凡治者受法令焉則一切張弛操縱皆得執法以議其後此所以為賛冡宰也然則御史之設蓋有深意矣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註公猶官也用謂祀賓之屬旗物太常以下等

敘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序

王氏曰自王五路至庶人乗役車以上皆典於公而

非私車也故謂之公車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一

斿以祀註王在焉曰路

疏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路大也王之所在故

以大為名

玉路以玉飾諸末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也

王氏曰詩所謂鉤膺鏤鍚是已動則有聲所以養王聰也

樊讀如盤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胸以削革為之玄謂纓今馬鞅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

王氏曰纓所以羈馬樊與纓皆以五采飾之所以養王明也○陳氏曰五采一匝為一就與圭繅冕旒之

就同

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為縿斿則屬焉

疏韓奕詩鉤膺鏤鍚鄭箋云眉上曰鍚刻金飾之爾雅釋言云氂罽也郭氏云毛氂所以為罽知是罽染毛為之○曲禮德車結旌注不盡飾也結謂收斂之疏德車謂玉金象木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德美在內不尚赫奕故結纒其旒著於竿也何胤曰以德為美故略於飾○山陰陸氏曰周禮祭天王乘玉輅建

大常特牲祭天王乗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旗兩車也葢乗玉輅建大常者即道之車也祭之曰馭以適郊乗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也祭之時馭之以赴壇何以知其然也曰巾車王之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不乗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乗汎祭之玉路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乗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路者乗之以適郊故有兩車也

王氏曰玉德之美也王所乘玉路備德之美然後可以格神而享之故玉路王乘之以祀○劉氏曰玉以比德也王祭祀乘玉路者欲王之奉祭祀雖在道路不敢跬步忘乎其德也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註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為之疏詩云鉤膺鏤錫鉤連言膺明鉤在膺前知是馬婁頷也

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

王先生曰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

以賓以會賓客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其無功德各以親疎食采畿内而已

疏曾子問云天子廵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註云齊車金路若王弔亦乘金路士喪禮註云君弔葢乘

象路謂得金路之賜者弔時降一等乗象路明知王有玉路弔時降一等乗金路可知周法二王之後稱公王之同姓稱侯伯而已畫服如上公者典命云上公九命車旗衣服以九為節是上公九命服衮冕又云侯伯七命車旗衣服以七為節則服鷩冕為異姓侯伯若魯衛鄭雖為侯伯則服衮受五百里之封是以明堂位魯侯服衮冕明乗路亦同上公矣○王先生曰按定公六年萇宏曰武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

杜氏曰大路金路也大路一名齊車

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註象路以象飾諸末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以朝以日視朝異姓王甥舅

疏此雖據常朝而言至於三朝皆乗之按司常云道車建旞鄭註云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乘此象路則建旞若在朝廷建大赤其車則同也異姓為

王甥舅若陳國杞國則別於庶姓故得乘象路○陳氏禮書曰言同姓以封而不言以封同姓言異姓以封而不言以封異姓則嫌以賓獨賓同姓以朝獨朝異姓故也然同姓一異姓二以異姓對庶姓則庶姓非異姓也以異姓對同姓則庶姓亦異姓而已司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異姓姻也庶姓非姻也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註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為

勒絛讀為絛其樊及纓以絛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蓋脫爾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即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

疏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即戎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常下註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以即戎為在何時答曰旗之正色者或會事或勞師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又按司馬法云章夏以日月上明殷以

虎上威周以龍上文不用大常者周雖以日月為常以龍為章故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又按周本紀武王遂入至紂死所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劒斬紂頭懸於大白之旗不用大常者時未有周禮故武王雖親將猶用大白也○愚按巾車五路載王五大禮則革路即戎正指王在軍時安得因夏官治兵建大常之文而以即戎建大白為王不親將乎白西方之色主殺建大白者葢奉天道肅殺之令以問罪

於天下且大白不在九旗中戎事用之示非常也田雖以戎事教天下然先王所以親田者固為祠禴嘗烝而設也禮王祭親射牲示敬也則田正射牲之時其建祭祀之旗物以表敬又何疑焉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春田辨金鼓而王執路鼓亦此意也然木路以田而建大麾何也鄭云大麾不在九旗中或大常之外别建大麾以壯軍容而巾車之文大常已配玉路故不復贅歟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註木路不輓以革漆之而已前讀為緇翦之翦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為樊鵠色飾韋為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

疏趙商問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答曰麾夏之正色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田秋

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故雜問志云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綏司馬職王建大常足相參正文○又云按司馬職要服以內為九州其外更有三服夷鎮藩總而言之皆號藩國凡五等諸侯所得路在國祭祀及朝天子皆乘之但朝天子之時乘至天子館則舍之於館是以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謂舍之於客館乘墨車龍旂以朝鄭云在旁與已同曰偏若兩諸侯自相朝亦應乘之若齊弔及朝并朝

夕燕出入可降一等若在軍皆乘廣車若以田以鄙則乘木路也若五等諸侯親迎皆乘所賜路以士親迎得攝盛乘大夫車若大夫已上不可更攝盛轉乘在上之車當乘所賜車與祭祀同則王乘玉路可也○俊卿章氏曰祀以德故建大常奉天道之象也有德為能忘焉賓以仁故建大旂大旂有升降而不為亂幾固賓之道也朝以禮故建大赤臣以宣猷著蓋事上而君亦以是推焉固朝之朝也即戎以義故建

大白田以智故建大麾且大白之爲色正秋也以即戎則宜莫盛於秋矣大麾之爲色正冬也以田則宜莫盛於冬矣○臨川王氏曰大常象天有日月焉大旂象春有交龍焉大赤象夏正南方之物也大白象秋正西方之物也大麾象冬正北方之物也○明齋王氏曰按五路樊纓有十二就九就七就五就之異旗則稱大旂大赤大白大麾而不言其斿之數者葢蒙大常之制旗幅皆十二故皆貫之以大猶五服之

章雖異而冕皆十二旒天子與諸侯自當有辨也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註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

劉氏曰錫面同玉路也朱總朱以為勒厭翟鱗次翟羽相厭為飾而不重之也

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龍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

疏按曲禮婦人不立乘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乘安車則男子坐乘亦謂之安車若然則王后五路皆坐乘而此獨名安車者以餘有重翟厭翟等名此無異物可稱故獨得安車之名也

凡言總者謂以總為車馬之飾

鄭司農云鷖讀為鳧鷖之鷖鷖總者青黑色以繒為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潼容

疏按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裧註云裧車裳又衛詩云漸車帷裳毛氏亦云幢容是容幢容與幨及裳帷為一物也

玄謂朱總繢總其施之如翳總車衡輨亦宜有焉

疏後鄭取先鄭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為本以其皆是革飾之事故兼施於車也

繢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

疏葢以表尊亦以禦雨重翟厭翟謂蔽者按馬氏等云重翟為葢故㣲破之若重翟厭翟是葢何須下文云皆有容葢乎

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葢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

按容謂車帷施於旁者葢謂車葢施於上者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註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爾貝面貝飾勒之當面也有握則無蓋矣如今軿車是也后所乘以出桑

疏按月令三月薦鞠衣於先帝又后妃親桑於東郊二者皆乘翟車以告先帝非祀親桑又非大事也

王氏曰組總以織組為總也

輦車組輓有翣羽蓋註輦車不言飾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但漆之而已為輇輪人輓之以行有翣所以蔽風塵

以羽作小葢謂翳日也

疏按雜記註引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凡車人輓行者皆無輻○按爾雅大扇謂之翣陳氏曰祭祀賔客行禮也故有容葢出桑適逺也故有握朝王不必敝翣宫中不必敝握也○陳氏禮書曰五路言翟言車而不言路二翟言翟而不言車者不言路避王也不言車車不足以名之也孫言夏篆卿言夏縵至墨車已下然後言車是亦飾盛者以飾

名飾殺者以車名也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𧝓尾櫜疏飾小服皆疏注木車不漆者

疏上文木路對革路有革又有漆則木路漆之而已據吉時言此木路對禫始有漆明此木路不漆飾指本體而言也

鄭司農云蒲蔽謂䉶蘭車以蒲為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

疏漢時有羸長蘭乘不善之車

犬複以犬皮為覆笭

疏古者男子立乘須馮軾軾上須皮覆之故云犬複玄謂蔽車旁禦風塵者犬白犬皮既以皮為覆笭又以其皮為戈戟之弢

疏櫜則弢也白犬皮者以喪無飾明用犬之白者士喪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

麤布飾二物之側為之緣若攝服云

疏按喪服齊衰已下皆稱疏禮之通例凡言疏布者皆據大功布而言若攝服者按既夕記云貳車白狗攝服注云攝猶緣也狗皮緣服差飾引之者證二物為緣之事也

服讀為箙小箙刀劍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為君之道尚微備姦臣也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為備焉

疏喪車五乘貴賤皆同乘之是以士喪禮主人乘惡車鄭註引雜記云端衰喪車皆無等然則此惡車王

喪之木車也是其尊卑同也○愚按喪車無等所謂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素車棼蔽犬複素飾小服皆素註素車以白土堊車也
棼讀為薠薠麻以為蔽其複服以素繒為縁此卒哭所
乘為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
疏按士虞禮卒哭大夫說經帶於廟門外婦人說道
經不說帶是卒哭變服變服即易車
藻車藻蔽鹿淺複革飾註玄謂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

車以蒼繒為蔽也鹿淺複以鹿夏皮為覆笭

疏夏時鹿毛新生為淺毛

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此旣練所乘

明齊王氏曰舊說芬為麻布藻為蒼繒按下駹車始以葦為蔽今若用麻布與蒼繒則反精矣葢以蕡麻

水草編之以為蔽耳

駹車雚蔽然複髤飾註玄謂駹車邉側有漆飾也雚細

葦席也以為蔽者漆則成藩即吉也然果然也髤赤多

黑少之色韋也此大祥所乘

疏 果然獸名也

漆車藩蔽豻禖雀飾註漆車黑車也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為之豻胡犬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此禫所乘

疏 雀頭黑多赤少雀即緅也按下文大夫乘黑車士乘棧車皆吉時所乘既言天子至士喪車五乘尊卑等則大夫士禫亦得乘漆車所以大夫士禫即乘漆車與吉同禮窮則同也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
庶人乘役車註服車服事者之車鄭司農云夏赤也緣
緣色或曰夏篆篆讀為圭瑑之瑑夏篆轂有約也玄謂
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瑑爾
某氏曰夏翟五采篆彫刻車衡畫采加彫篆也縵雜
文畫而不彫曰縵○杜預曰左傳云山崩川竭君為
之不舉降服乘縵縵車無文也
墨車不畫也棧車不革鞔而漆之

或曰素木無漆

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

疏已上尋常所乘若親迎則士有攝盛故士昏禮主人乘墨車婦車亦如之有裧為異耳不見婦人車者婦人與夫同故昏禮云婦車亦如之大夫以上不攝盛知士車有漆飾者按唐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錦註云飾漆之駢併也是其事云役車亦名棧車以其同無革

輓故也何草不黄詩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註云棧車役車是也○王氏曰考工記曰棧車欲弇飾車欲侈墨車已上皆飾車也棧車無飾役車鄭氏謂載任器以共役然謂之棧則非特載任器而已夫貴而孤卿賤而庶人率皆參稽其德位之隆殺以為之制度以立之差等則德不稱焉有所不用也位不稱焉有所不用也上不得以偪下下不得以僣上雖有桀驁者不敢干焉雖有覬覦者不敢越焉是乃所以正名

分之大而杜竊擬之端也歟○愚按喪車雖貴賤無等亦謂二祥以内言之禫則擬於吉天子或不妨少飾歟若從賈氏謂大夫士既禫皆得乘漆車則大夫禫與吉同已不可通至於士平日僅乘棧車禫得乘墨車是士乃因禫而所乘之車反精於平日矣而可乎天子諸侯絶旁期喪至於禫天子或得引絶旁期之例少異於士庶此亦禮之無大害者不然必禫所乘之漆車與大夫之墨車尚有辨耳喪禮無貴賤以

父母之恩於子天子至庶人一也其説豈不正大乃拘此説而謂士禫亦乘漆車説禮如此欲無若聚訟得乎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註給遊燕及恩惠之賜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户之屬作之有功有沽

疏漢時輜車與古者從軍所載輜重財貨之車皆車後開户精作為功則曰良麤作為沽則曰散也○愚按良散雖無常不過稍低昂於規制之内而已豈得

恣為淫巧乎

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註計其完敗多少

凡賜闕之註完敗不計

或曰命車賜人出而不入故闕之不須會也

毀折入齎於職幣註杜子春云齎讀為資資財也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

疏入齎於職幣職幣還與冬官繕治之○或曰其幣壞而材料尚可用者則存之職幣以備冬官修造繕

治之用

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註廞興也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一曰鸞車

疏以遣車亦有鸞鈴故也

及葬執蓋從車持旌註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蜃車無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所持者銘旌

或曰及葬謂柩在道

及墓嘑啓關陳車註關墓門車貳車也

疏天子貳車象生時當十二乘也

小喪共匶路與其飾註匶路載柩車也飾棺飾也

歲時更續共其獘車註更易其舊續續其不任用共其

獘車巾車既更續之取其獘車共於車人材或有中用

之

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註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

且警衆必使鳴鈴者車有和鸞相應和之象

王氏曰亦所以警王無得宴安也○明齋王氏曰車為器之至重周禮特設巾車一職掌公車之政令典路者辨車之等而駕説之也車僕者掌兵車而用之也冬官輪人輿人則造車之肆也造車與駕車者各司其事王車與兵車各分其職所以志專而事辨巾車兼統之故其秩為下大夫凡公車所駕之馬即校人所掌者專以供王五路及王臣之所乘其卿大夫之車馬各出於其采地士卒之兵車大車出於司馬

法之田賦以人治田以田出車馬兵之與農人之與車馬常相連而不離故國無養兵之費民無養馬之弊武備常修而易集所以為善也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註用謂將有朝祀之事而駕之鄭司農云說謂舍車也春秋傳曰雞鳴而駕日中而說用謂所宜用

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註出路王當乗之贊駕說贊僕與趣馬也

大喪大賓客亦如之註鄭司農云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

疏大路玉路贅路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次路象路之貳也〇按蔡氏尚書註大路玉路贅作綴綴路金路也先路木路也次路象路革路也面南嚮也

凡會同軍旅弔於四方以路從註王出於事無常王乘

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註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

王氏曰戎路革車也革車以即戎故又謂之戎路戎路王在軍所乗也廣車横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春秋傳曰公喪戎路又曰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又曰帥斿闕四十乗孫

子八陳有萃車之陳又曰馳車千乘五者之制及萃數

未盡聞

陳氏曰詩云輶車鸞鑣按爾雅曰輶輕也

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註五戎者共其一以為王優尊

者所乘也而萃各從其元焉

六翿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要彊敵遮北走

也○浚儀王氏曰或問道千乘之國千乘之國可使

治其賦何謂千乘曰包氏依王制孟子謂方里為井

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馬氏依周禮司馬法謂畆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賦其地千成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朱子曰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疑馬氏為可據愚攷漢食貨志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是謂乘馬之

法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其說與馬融同此朱子所謂可據也或曰朱子於論語或問云車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于詩集云千乘大國之賦城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三百十六里有奇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大國三軍為

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爲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敢問既曰一乘七十五人又曰一乘百人何也曰朱子讀曹公杜牧註孫子見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未言蔡季通每論此事以攷周禮軍制皆合然則孫子之註可得聞歟曰孫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曹公註馳車輕車也杜牧註輕車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廏養五人

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

一百人為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

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說齊唐氏魯軍制問亦云

大國三軍其賦千乘書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郊即

鄉也天子六鄉具六軍六遂貳之合都邑之師為萬

乘魯三郊具三軍三遂貳之合都邑之師為千乘所

謂千乘之國成國半天子之軍也古者積伍五人為

卒百人而車法成其七十五人為戰車一乘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其二十五人别為重車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為戰車百二十五乘徒九千人甲士三百七十五人一軍合為九千三百七十五人三軍合二萬八千一百二十五人魯頌閟宫言公徒三萬者舉三軍之成數也言公車千乘者舉兵車之成數也昭公之蒐傳稱革車千乘朱子或問止言輕車集傳兼言重車所以不同或曰重車見於經傳歟曰左氏傳乙

卯楚師軍於邲丙辰楚重至於邲呂氏謂凡戰兵車在前輜重在後楚重次日乃至後兵車一日故無鈔掠之患漢志謂甸出牛十二頭其以駕重車與可使治其賦者左氏傳所謂賦與謂兵車之賦也古者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兵農一制文武同方孔門弟子樊遲為右冉有用矛有若與攻吳之卒皆儒者之事士游於藝未有不習射御者夫子亦曰我戰則克自文武殊塗服儒衣冠以武事為恥而介

胄之夫不知義亂是用長黎民亦曰殆哉古有車無騎騎戰始於七國於是車制廢房琯用之而敗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之謂矣○雜說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為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厮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一閒又有倅車孫子曰萃車千駟輕車千乘帶甲十萬

謂倅車也車戰之法為不可敗計有倅車者萬一或敗免致倉皇無備後人自不能車戰切不可言車戰不可用宋武帝車戰之法甚善馬隆亦用車戰又誰敗之唐太宗李衛公最喜論車戰房琯陳濤之敗乃是車無騎牛與馬雜用之何緣不敗

會同亦如之註巡守及兵車之會則王乘戎路乘車之會王雖乘金路猶共以從不失備也

大喪廞革車註言興革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革輕

皆有焉

大射共三乏註鄭司農云乏讀為匱乏之乏

疏乏一名容射人云三獲三容是也葦車用皮乏亦用皮故因使車僕為之大射容賓射燕射舉尊者而言也○某氏曰王之大射必張三侯每侯之後必有一乏使持旌告獲者藉以自蔽也○按矢至此力乏不過故名乏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

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

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註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

屬謂徽識也

疏九旗中旜物旌旞等不畫異物鄭據名總言之爾

徽識謂在朝在軍所用小旌故以屬言之

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

殷之色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

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

王氏曰旗之名則常旂旜物之屬旗之物則通帛雜帛之屬各有屬則自王以下各有屬建旗則使其屬視而從焉待國事謂師田賓祀之事○陳氏曰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左氏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即太常也○王氏曰龍一升一降謂之交○陳氏曰升白龍於縿則青者降矣白陰而升青陽而降交泰之道也詩曰龍旂陽陽龍旂承祀龍旂十乘淑旂綏章左傳曰分魯以大路大旂樂記

曰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〇劉氏曰雜帛外飾為帛中以絳〇王氏曰熊以其毅虎以其猛鳥以其速隼以其摯〇劉氏曰龜取其靜而有知蛇取其敏而有勇〇陳氏曰鄭有蝥弧晉有蠭旗所謂旗之屬而非古制也詩云孑孑干旟所謂旟也又曰建此旐矣又建旐設旄所謂旐也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

載旞旟車載旌註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

王氏曰掌九旗之物名以待國事者司常也大閱則教武事而司馬主兵故於大閱而頒旗物則以司馬為主而司常則贊之而已

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

王氏曰諸侯在國則有君道在朝則有臣道故龍一升一降乃不為亢

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

疏雜帛中赤其旁用白白乃殷之正色故云以先王之道佐職也○愚按外白中赤者赤周之正色謂以精白一心夾輔王朝也

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勇健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

藍田呂氏曰師都則旟師州里則鄉長縣鄙則縣師知之者以此職皆有旗鼓之文

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

疏九旗發首雖總爲大閱而言其道車載旞斿車載旌非爲軍事也王在朝建大赤今以朝夕燕出入則建旞正田獵建大麾今以小田獵及巡行縣鄙則建旌

大閱王乘戎路建大常馬王路金路不出

王先生曰凡無所將者則無所畫通帛雜帛是也大閱之時孤卿大夫士與六鄉六遂三等采地之大夫咸在師都將三等采地都邑之兵州里將六鄉之兵縣鄙將六遂之兵此師都所以有熊虎之旗州里所以有鳥隼之旟縣鄙所以有龜蛇之旐孤卿大夫士則從王耳所以載旜物也及觀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唯王與諸侯所載同其他軍吏載旗而

此則師都建之師都載旜而此則孤卿建之鄉遂載物而此則大夫士建之郊野載旐而此則縣鄙建之百官載旟而此則州里建之載旞載旌則見於此而司馬又皆鈇焉抑治兵大閱其禮各異歟○劉氏曰龍旂六斿鳥旟七斿龜旐四斿皆王者所建其斿與杜長短等於大常若人臣建之則各從其命數而為之等降焉○仲興鄭氏曰六鄉為前軍鳥隼陽象也六遂為後軍龜蛇陰象也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註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别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旗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内也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葢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為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别也杜子春云畫當為書玄謂

畫畫雲氣也異於在國軍事之飾

疏上之九旗旗之大者也此言旌旗之細者昭二十一年宋厨人濮曰揚徽者公徒也是名徽也詩六月云織文鳥章白旆央央箋云織徽識是名識也○鄭氏曰官府各象其事則畫六官所掌之事州里各象其名則畫州里之官名家各象其號則畫其家邑之名號○仲與郝氏曰旗旐以上七者皆統衆之大旗也旞旌以下乂各車小旗所謂徽識也前導之車載

全羽之旞旌屬也各屬之車載析羽之旌皆畫其象猶曲禮前有塵埃載鳴鳶前有車騎載飛鴻之類其三軍之衆各有所屬官府及其地里居宅車上各以小旗表識如司馬鄉遂大夫之屬各以執事為象別之州里之屬各以州里之名為象別之隣比五家之屬各以家之號為象別之如此則什伍相聯不至淆亂而無統鄭註未明道車為王出入之車斿車為王遊閒之車尤無謂矣

凡祭祀各建其旗註王祭祀之車則玉路

疏王建大常諸侯則旂孤卿則旜大夫士則物

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註賓客朝覲宗遇王乘金路

巡守兵車之會王乘戎路皆建其大常掌舍職曰為帷

宮設旌門

疏掌舍樹之此官供旌

大喪共銘旌註銘旌王則大常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

其物

建厥車之旌及葬亦如之

疏謂以厥旌建於遣車之上此謂在廟陳時也及葬亦如之謂入壙亦建之○愚按及葬亦謂在道至墓之時

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註始置旗以致民民至仆之誅後至者

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註獲旌獲者所持旌

疏謂若大射服不氏唱獲所持之旌三侯皆有獲旌

也

歲時共更旌註取舊予新

王氏曰有司用旌有獘壞而欲更易者並司常共與

○浚儀王氏曰按隋志云卓彼上天宫室混成玄戈

居其左上將居其右弧矢揚威羽林置陳天垂象聖

人則之軒轅以師兵為營衛至三代其儀大備宋宋

綬景祐南郊鹵簿圖記序曰黄帝創軒冕之容列營

衛之警輿駕儀物葢本於此唐堯彤車有虞鸞和夏

后之緌商人之路周官有司常巾車之職虎賁旅賁之徒三五之際所由來尚矣秦并六國兼屬車九九之數漢上甘泉備千乘萬騎之衆自時厥後損益可知周必大繡衣鹵簿記云盭恭儉者帝王之盛德也備羽衛者國家之上儀也在漢孝文殿設書囊之帷身以敦朴為先及其詔令則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儀物明盛猶可想於千載之下然則聖人所以奉巳華國固自殊轍也○俊卿章氏曰周禮司常掌九旗

各有所屬也攷之曲禮有綏旌結旌之文而司常缺焉不載何也葢司常掌九旗之物各有屬以待國事皆名其用而已非言其義也曲禮則言其義矣司常名其用故各指其制言之曲禮言其義故武車之旌曰綏旌綏者欲其安也臨武事則所貴在安德車之旌曰結旌結者欲其固也執德則所貴在於固然則綏旌結旌不言於司常非無之也 其在武車則為綏旌矣其在德車則為結旌矣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註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主其禮者警戒之糾其戒具其來致福則帥而以造祭僕

疏按王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史記伏羲已前九皇六十四民並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絶世無後今宜主祭之也同姓得有先王之廟

○王氏曰夫節莫差於僭僭莫差於祭故季氏旅泰

山而孔子深病之此都家宗人所以皆先之以祭祀之禮蓋在所尤謹也祭祀之致福於國歸王以其福也○黄氏曰都家之邑有社稷焉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有五祀焉人之所待以安者也有先君焉國之所因以立者也有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有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都家之治以貴得民此族實陰相之不可忘也先王為之頒祀以馭其神為之宗人以典其祀而或賜之禽焉王以不與其祭而重之也夫

為之頒祀以馭其神為之宗人以典其祀則都家祭祀唯王所議神之所享唯王所賜其福安得而不致哉而況子弟之親公卿大夫之容邇壽王以其福固其願也祭僕展而受之膳夫受而膳之亦王享其所致而已

正都禮與其服註禁督其違失者服謂衣服及宮室車旗

愚按僭越之事未有不起於幾微疑似之際者折其

萌則易返其流則難宗人之職所以不可緩也

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註守山川丘陵墳衍之壇域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於國註令令都之有司也反命還白王

王氏曰祀所以馭其神必命之祭然後祭則祭之命王所出既祭反命於國則逆祀命者盖無有矣　愚按先王制禮非僅遏天下之僭踰以久一人之尊貴

而已也如祭祀一端廢則為弗事上帝遺厥宗廟僭則人有犯分之罪而鬼神亦陷於不義先王大封於畿外則須祀都家特設宗人以掌之但恪守王章而於是幽明上下皆底於禮而無忒矣故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然懼天下之我偪也制禮以域之是以驕繩天下之悖也民誰與我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註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

國有大故則令禱祀反命祭亦如之註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還又反命

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註掌亦正也

疏都宗人若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者據王所命祀者而言則此家宗人亦有王所命祀者家宗人亦保之可知○王氏曰都宗人家宗人言或詳或略皆互見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

註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又有似虛危

疏虛危有墳墓四司又為宗廟布席象也

則祭天圜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瀍焉國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

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逺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聦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之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灋是以聖人用之今之巫祝既闇其義何明之見何灋之行正神不降或於淫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令此道滅痛矣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註天人陽也地物陰也陽氣升而祭

鬼神陰氣升而祭地示物𩲡所以順其為人與物也致人鬼於祖廟致物𩲡於墠壇葢用祭天地之明日百物之神曰𩲡春秋傳曰螭𩲡魍魎杜子春云禬除也玄謂此禬讀如潰癰之潰

王氏曰三辰之法謂日月星辰之次舍其推之皆有法也天神人鬼地祇之居必圖以三辰之法者葢三辰者陰陽之精也鬼神祇雖幽無形然皆麗乎陰陽而由陰陽之精以推之則其居可圖也昔神降於莘

問內史過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是亦以三辰之法猶之辨其所命之名所色之物此所以知鬼神之情狀也○王氏曰禬國凶荒民札喪夫禱祈禋禬人情不能免先王因人情而為之典禮凡以與民吉凶同患之意○王先生曰按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而及重黎絶地天通之事葢古者巫祝之任甚重射父所對詳矣楊鼎卿曰按禮記以三辰言之孟春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孟夏日在畢昏翼中

旦婺女中孟秋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孟冬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以猶鬼神示之居故春則其帝大皡其神勾芒其祀戸夏則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祀竈秋則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其祀門冬則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祀行以辰猶居非特如此言其常位則可類推矣

周禮註疏刪翼卷十六